

访前中情局长伍尔西：看好中美能源合作

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，中美关系及全球政治格局趋势备受关注。前美国中情局局长伍尔西(James Woolsey)22日在香港出席研讨会时指出，中国和美国可在全球能源领域合作，避免被石油输出国组织(OPEC)和俄罗斯垄断。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长勒夫特(Gal Luft)则形容特朗普是“地缘经济总统”，认为他没“区域性”政策，而是以双边关系处理对所有国家的外交。

■香港文汇报记者 余家昌

■伍尔西认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能够为美中两国提供很好的合作机会，包括能源及基建。

余家昌 摄

伍尔西在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“中美对话”研讨会上表示，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，双方不要将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言论争议上面，而是努力共同做一些实事。他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能够为美中两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，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方面。假如两国以及其伙伴能够共同投入其中，相信很多事件都能迎刃而解。

美一贯对华政策暂未变

伍尔西曾经担任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，他在大选后不久撰文，指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接受中国崛起，但前提是中国不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。不过伍尔西在研讨会期间受访时承认，中国不太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。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当前会专注于处理推翻奥巴马医疗改革、改革税制等内政问题，并为共和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铺路，现阶段并不会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放在优先位置。

特朗普上

台前后，对“一个中国”的立场截然不同，伍尔西指出，暂时无迹象显示特朗普会改变华府长久以来的对华政策，相信新政府会延续自1972年《上海公报》以来美国对“一个中国”的立场。至于南海问题，伍尔西强调航行自由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核心价值。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被指在南海问题立场上相对强硬，不过伍尔西认为麦克马斯特不会直接参与制订特朗普的对华政策，而是担任国家安全专家与白宫之间的中间人。伍尔西相信，特朗普上任初期会集中处理内政，外交并非新政府的最优先考虑事务，但他暂时看不到特朗普有改变美国一贯对华政策的迹象。

“特朗普喜欢成功的国家”

同场出席研讨会的勒夫特也认为，特朗普政府马上卷入军事冲突的机会不大，因为特朗普可能是美国近代史上，首位以“地缘经济”(Geoeconomics)而非“地缘政治”(Geopolitics)角度去思考世界问题的总统。勒夫特表示，外界不应以为特朗普会对全球局势有任何“区域性”政策，因为他会以双边关系处理与任何国家的外交，把每个国家分开看待，例如他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，便实质性地放弃了数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主张的“两国方案”。

勒夫特又形容，中东现时存在“两个世界”，一个是充满饥民和难民潮的中东，一个是能够花大钱举行足球赛事的中东，“我认为特朗普会更有兴趣与后者打交道，因为他喜欢成功的国家、成功人士和成功商人。”

主政双边外交
地缘经济总统朝最大威胁：
电磁脉冲武器

朝鲜早前发射新型弹道导弹，令东北亚局势再趋紧张，伍尔西认为朝鲜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不在于弹道导弹，而是电磁脉冲武器。他指出朝鲜的核武器若在轨道上引爆，可以从美国上空摧毁全国大部分电网，令所有战略设施无法运作，并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。他认为中美应该合作应对朝鲜问题，但同意这点非常困难，中方应该要更积极牵制朝鲜，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，其他国家也不能有太大影响力。

要应付朝鲜和恐怖组织等威胁，情报机构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。然而特朗普上台后，与情报界冲突不断，更不断有情报消息外泄。伍尔西表示，不认为特朗普与情报机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，相信只是特朗普自身风格和个别情报人士之间的问题。伍尔西主张改组情报机关，例如缩小规模，令情报工作可以变得更顺畅。

曾任过渡团队顾问
伍尔西成5朝元老

新闻人物

现年75岁的伍尔西于1993年至1995年间，出任美国中央情报总监(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情报局局长)，离开政府后曾在各类公营机构、企业和智库任职，现为美国世界政治研究院校董、保卫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主理人及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的联合创始人。伍尔西去年曾经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和过渡团队的资深顾问，但在1月初辞任，伍尔西当时表示自己只是“非正式”顾问，职责只是就特朗普和他的国安政策接受传媒访问，未有发挥应有的“顾问”角色。

伍尔西被视为美国顶尖的情报专家之一，曾在卡特、里根、老布什和克林顿4届政府任职，先后担任过副海军部长、驻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大使、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(START)的总代表。1993年他获刚上任的克林顿任命为中央情报总监，两年后辞职。

华学者袁鹏：
美反俄呼声高 联手制华没理由

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在研讨会接受访问时表示，虽然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会谈中，表示认同“一个中国”政策，但他认为单凭一通电话不能确定这就是美国新政府的立场。

“特朗普对华外交无原则”

袁鹏认为，在特朗普的“美国优先”原则下，任何事务包括对外外交都是没有原则，不过纵使特朗普有“干一番大事业”的豪情壮志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事实却是世界变了，美国的国力和实力已变，特朗普不可能真的事事将美国放在第一位。

特朗普上台前后一直向俄罗斯总统普京释出善意，希望改善在奥巴马时期跌至谷底的美俄关系，甚至有评论认为特朗普要“联俄制华”。袁鹏指出，特朗普对普京态度友好，是出于美俄关系本身重要，两国合作符合双方利益，未必是要拉拢俄罗斯制衡中国。他也认为，美俄关系未必能走到很远，因为两国国内均有反对声音，尤其美国反俄的呼声远高于反华，前国家安全

顾问弗林被拉下马就是一个例子。

受东欧牵制 少利益切合点

袁鹏指出，特朗普与俄罗斯修好亦会受到外在力量的牵制，例如欧洲尤其是东欧国家，得到俄罗斯就意味着失去欧洲这个美国传统盟友。此外，美俄除了反恐外没有太多利益切合点，从普京的角度来看，俄罗斯需要中国，没有理由制华。至于中国则欢迎美俄走近，乐见其成。

六方会谈处理朝问题最理想

朝鲜是中美有合作空间的议题之一，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近日联合发布公告，宣布自2月19日起，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，有外媒猜测中方此举是要向特朗普发出讯息，促请美国政府与朝鲜对话。袁鹏认为，特朗普固然不打算似奥巴马般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，例如曾经说过不排除与朝鲜对话，但同时也觉得不应由美国出手，美国到头来可能还是会逼中国继续向朝鲜施压。袁鹏表示，六方会谈仍是处理朝鲜问题的最理想平台，但现实是恢复六方会谈有困难，中方在这问题上则认为只要有利半岛和平稳定，任何方式的对话都可以，包括由中美俄牵头的三方会谈。

袁鹏认为，特朗普个人对现有的对话机制并不热衷，但假如中美之间出现一些危机，两国之

间将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，这是对两国政府的最大考验。他建议两国领袖应尽快举行双边会面，重新建立有效的沟通管道，中美关系眼下重点之一在于寻找可使双方受益的新合作领域，如基础设施建设、“一带一路”等。



■袁鹏指特朗普与俄修好会受到外在力量的牵制。

余家昌 摄

勒夫特：满足支持者期望 内政优先

特朗普的个人作风和政策多变难测，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长勒夫特亦认为，外界将很难像以往般，预测白宫未来4年的外交政策，因为特朗普根本没有外交政策，甚至将外交政策视为施政的掣肘。

勒夫特明言，不能把特朗普单纯当作“美国总统”看待，因为他自视为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民众运动(popular movement)的领袖，非常重视这群将他送入白宫的选民，因此在特朗普眼中，任内首要责任是满足支持者的期望。对这些支持者而言，美国内政才是最优先，例如移民问题等，其他议题诸如南海等，在他们眼中只是偏远地方小岛的问题，毫无切身利益关

系，这点也会反映在特朗普的施政方针之上。

视外交为掣肘

勒夫特又说，前国务卿基辛格于2001年出版《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？——21世纪的外交》中，提出美国的确需要外交政策，但特朗普并不相信这一套。勒夫特表示，特朗普将外交政策视为限制他施政的阻碍，他更喜欢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规则限制下施政，不愿被任何红线或外交守则掣肘，倾向凡事按他自己的判断作决定。勒夫特坦言：“若想(在特朗普外交政策上)寻求答案、路线或方向的话，你们可能会失望，因为可能在未来4年内也一无所得。”



■勒夫特认为特朗普将外交政策视为施政阻碍。

余家昌 摄